



种子

王祥夫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种子

王祥夫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华 丹

种 子

王祥夫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册

*

ISBN 7—5378—1654—9

I·1614 定价：11.60元

第一章

1 哑子起来了，他每天总是起得很早，晚上的事好像和他总是没有多大关系。像什么看戏啊玩牌啊和伙伴们在一起说话啊和他都没什么关系。人们都知道哑子是个好后生，身体也好，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腰很细，好像一生下来就只知道不停地干活儿，好像干活给了他无穷的乐趣。家里的活儿他总是抢着去做，比如担水，劈柴，拉猪糠，牵上那匹小红马去草滩吃草，到磨坊把头天磨好的白面扛回来。人们都知道哑子的力气很大，三四百斤的东西都能扛起来走，现在能扛得动三四百斤的后生已经不多了。哑子的父亲刘玉山干什么也都爱带哑子去，比如前不久去买稻种，

百十多斤稻种哑子扛起来就像玩一样，走那么远的路。刘玉山更喜欢自己这个儿子无论在什么场合都那么沉静。这话说来是多么地可笑，哑子不沉静又能怎么样？他从生下来就没有听到过人们讲话。他急了，想知道别人在说什么，急着打手势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只是笑笑，拍拍他的手背，说：

“你听不到你就别问，你听不到你就别问。”

只要父亲用手一拍哑子的手背，哑子就会静下来，静静地看着别人说话。有时候哑子会突然笑笑，人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人们只要一多看看他，哑子就会害羞，羞得脸红红的。这时候哑子的样子就很好看。哑子长的模样本来就很好看，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见了长辈就笑笑，人们都很喜欢哑子，但就是没人肯给他说他个媳妇，因为刘庄一带没有女哑子呀。哑子他们兄弟三人，哑子是老大，哑子的兄弟都已经有了媳妇，老三刚结婚，女人肚子里也已经有了。

“哑子多会儿才能娶个媳妇呢？”哑子的妈很为哑子发愁。

哑子起来了，他先出去把院子扫了扫，那几只鸡给哑子从鸡窝里放了出来。那只红公鸡一旦被从关了一夜的窝里放出来，像是高兴极了，“啪啪啪啪”抖着翅膀嘹亮地叫了起来。这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四周围静悄悄的。树木、土地、草堆、都是灰灰的，黑黝黝的一片。哑子走过静静的杏树，走过静静的草堆，走过静静的院门口的那个石磨盘。哑子的脚步声在这个清晨“啪哒啪哒”很响。春天刚刚来不久，外边的草和树都有了若有若无的绿意。哑子走到自己家屋后的秧田，忽然吃惊地“唔”了一声。因为哑子看见了蹲在地头的父亲，那匹小红马在父亲的身后，正啃地皮上刚刚冒出头的小草。哑子明白父亲今天一定是要种秧田了，因为哑子看到了父亲身边的马粪和那一卷在这会儿看上去白白的塑料薄膜。稻种已经浸好了，每一粒稻种都鼓鼓的，今天就会给父亲

均均匀匀地撒到这平平整整的秧床里去。秧田四周已经被哑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密密地用树棍插了栅栏，以防鸭子和猪什么的闯到秧田里去。人们一年的指望都在秧田里，无论什么样的人家都不敢在这几天有半点疏忽。夜里，哑子的弟弟还要在秧田旁边守夜，当然是哑子的大兄弟。哑子的小弟弟的女人怀了孩子后人变得很娇气，说晚上不敢一个人睡。当然守夜的这种事从来都轮不到哑子，因为哑子听不到任何响动。但哑子喜欢蹲在那里看父亲干活儿，看父亲抓一把种子，然后很好看地撒出去，一撒一个扇子面儿，然后再抓一把种子，再很好看地撒出去。

那匹小红马这时突然打了一个响鼻，朝哑子掉过头来。

刘玉山看见了自己的哑巴儿子。

“今天育秧呀。”刘玉山比划着对自己的哑巴儿子说。

“唔唔唔唔。”哑子知道父亲跟自己说话，就“唔唔唔唔”一气。哑子推开围着秧田的栅栏的那个木棍编的小门想进里边看看，却被父亲拦住了，刘玉山一边做手势一边对哑子说：“别进去，别进去。”对刘玉山来说，这几天很重要，很让人担心，每年这几天都很让人担心，担心突然变天，突然有霜冻，担心稻秧出不齐长不好。不但是刘玉山，几乎每一个村里人这几天都这样，只有当秧苗绿绿地长齐了，一把儿一把儿起出来再插到地里去，人们的心才会掉到肚子里去而不再悬着。每年到了这几天，刘玉山总是特别紧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刘玉山总是很想告诉哑子许多种田的知识，想把什么都统统告诉哑子，不过谁也说不清哑子到底能听懂多少。哑子好像很爱看父亲用手说话。

“重要，重要，这几天秧田最重要。”刘玉山比划着对哑巴儿子说，指指秧田，摊摊双手，把头仰起来，闭上眼，做个死的样子：“要是出了事，咱们都得饿死。”

哑子听懂了，笑了。哑子一笑真是很好看。

“不许进去，不许进去。”刘玉山对儿子摆摆手。

哑子听懂了。后来他看见父亲推开木棍编的栅栏门，走进秧田，在地埂边蹲下身子去。风把秧田里若有若无的浅水吹起一片微微的波痕。

哑子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哑子的笑声很怪。

这个早上，许多人家都准备撒秧育秧的事，家家户户都已经浸好了稻种。这是季节告诉人们要这么办的事。季节让人们在某种时候忽然变得不再懒散，忽然都很遵守纪律，大自然也在某种时候会显得让人十分畏惧，十分神秘，不敢怠慢。女人们在这种日子里，总是把饭菜做得很可口，家家户户在育秧的日子里把猪和鸡鸭关得很严。

哑子把小红马牵回去。这时天已经大亮了，不一会儿，哑子的父亲也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到南边的不住人的房子里去，去看吃足了水的稻种。稻种鼓鼓的，看上去真是不错。刘玉山觉得不错，他回到北屋，开始吃他的早饭。他开始吃饭的时候，哑子走进了放稻种的南房，哑子也轻轻揭开湿布看了看稻种。他忽然想起那天和父亲去乡种子站买种子的情景，想起种子站里的那一个又一个的锥形的玻璃瓶，哑子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那种玻璃瓶。瓶里是各种各样的种子。哑子甚至还用手摸了摸那种瓶子。

这时候，刘玉山家里的人全都起来了，当然起得最晚的还是哑子的两个弟弟。哑子的兄弟媳妇早起来了，她们帮助婆婆做好了早饭。这时他们和她们都开始吃饭，开始他们忙碌的一天。哑子的母亲这时却去喂猪。她站在猪圈边，把围裙解开，用手拢拢头发。她用围裙打打衣服，后来她也进了南屋，去看那些稻种。

哑子的母亲用手摸摸那些稻种，把稻种放在手心里看看。

鸡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扒拉着找食吃，小红马在厩里吃它的早

餐，草秸里拌了一些黑豆，小红马吃得很挑剔，“扑扑扑扑”地打着响鼻，它很快不再吃了。

哑子的母亲从南房里出来，朝天上望望，天边起云了，这时刘玉山已经吃完了饭，他把小红马牵出去，把它拴到门前坡下的草滩上让它去吃它喜爱吃的青草。

“今天要下雨了。”刘玉山从草滩那边慢慢走上来对自己女人说。

“下不下种？”刘玉山女人问。

刘玉山进南房去了，不一会儿又从南房里出来，对站在院子里的女人说：“秧田里的水再干干就下，一会再筛筛灰，马粪也够了。”

刘玉山对天气的估计一般不会有错，快中午的时候天果然下起雨来，雨下得挺急，哑子听不到雨点一阵一阵打在玻璃上的沙沙声，却看到了顺着玻璃往下流的雨水。

披着塑料雨衣站在秧田地埂旁的刘玉山听到了入春以来第一声雷声，滚滚的雷声好像从西山那边传过来，又朝南边消失了。南边的天上云很黑，刘玉山想那边的雨一定会下得很大。刘玉山回家去取了一把铁锹，然后又去了秧田，他在秧田旁边湿漉漉的泥地上挖出一条一尺多深的沟，这样雨下得再大，秧田里也不会积太多的雨水，再说春天也不会下太大的雨。这场雨说不定对秧苗会有好处。刘玉山心里这么想。

哑子站在屋檐下，他把手朝外伸着，让手淋着雨，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他的母亲“唔唔唔唔”了一气，便朝院子外跑了出去，哑子想起了草滩上的小红马。

哑子站在草滩的坡上看见小红马在雨里立着，红色的皮毛都给雨水淋得变成了黑色，鬃毛上都是雨水，它屁股朝着雨一阵一阵扫过来的方向。哑子跑过去把缰绳从木橛子上解开，小红马便

垂头丧气地跟着哑子朝家里走。快走到家的时候，小红马突然浑身抖了一下，把身上的雨水抖下去。哑子把小红马牵进马棚，找了一块麻袋给它擦身上的雨水。哑子给小红马擦了又擦，擦马腿的时候，小红马的胸部的肌肉就不停地抖，像触了电一样。

晚上的时候，小红马开始不停地流鼻涕。

“马伤风了。”刘玉山吃饭的时候对三个儿子说。

天黑以后，雨停了，天上出了不少星星。

“明天是好天气。”刘玉山出去看看天，高兴起来。临睡前，刘玉山不放心小红马，又去了马棚，小红马静静地立着，不时像咳嗽样打个响鼻，刘玉山朝小红马伸过手去，小红马没有像往常那样嗅他的手，倒弄了刘玉山一手马鼻涕。刘玉山把马鼻涕在草筛上擦了。

“喂它点感冒药。”刘玉山回头对站在身后的三儿子说。

“喂‘抗伤风’？”老三问父亲。

“对。”刘玉山说。

“喂多少？”老三又问。

“喂六颗吧。”刘玉山说。

老三给小红马喂药的时候，小红马说什么也不仰脖子，后来还是把药给它喂了进去。喂了药，小红马的嘴里就开始不停地流出稠稠的粘液。

“你没有给它放点糖？你看它又都吐出去了。”刘玉山对儿子说。

老三就又给小红马喂一回，这回药里兑了点糖。

“马跟人一样，爱吃甜的。”老三说。用一块烂布子给马把嘴头子擦擦。

这时哑子也进到马棚里来，看着老三给小红马擦嘴。后来他打着哈欠进屋里去了。

“全怨哑子，让马伤风了。”老三说。

“给它披个麻袋。”刘玉山走出马棚，忽然又从马棚外探进头，对儿子说：

“后半夜再起来喂它一次药。”

老三很不高兴，他很不愿晚上再起来一次。过不一会儿，老三手里拿了六粒抗伤风药片去了哑子住的东房，哑子正在洗脚。

“后半夜，后半夜，你起来喂一次小红马，喂一次药。”老三比划着，把药片递给他这个不会说话的哥。

哑子懂了，看看手里的药，点点头，比划着问自己的弟弟：“全喂吗？”

老三比划着告诉哑子说全喂。

“六颗全喂。”老三又说。

不一会儿，老三又给哑子送过一点糖来，比划着告诉哑子喂小红马药时要放点糖。哑子懂了。

“别忘了。”老三比划着说。

“忘不了。”哑子比划着说。

“别忘了。”老三又比划着说。

哑子笑了，比划着说：“忘不了。”

但哑子还是把给小红马喂药的事给忘了，因为他太困了。他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他晚上睡觉总是那么死，一但睡着就很难醒来。他醒来，看到了放在桌上的那六颗药丸，忽然想起了给小红马喂药的事，他忙从床上跳下地去了马棚。

小红马好像病得更厉害了，鼻涕糊了一嘴头，垂头在马棚里站着。

哑子看见父亲也在马棚里。

“咋搞的？”刘玉山拍拍小红马的脖子对哑子说。

“现在连牲口都变得娇气了。”刘玉山又说。

哑子又出去，不一会儿又从外边进来，他把药化了，放在一个大勺里，他比划着告诉父亲昨天夜里是自己忘了给马喂药了。刘玉山忽然就生气了：

“老三，老三。”刘玉山把头探出马棚喊。

“让你夜里给马喂药你喂了没？”刘玉山皱着眉头对老三说。

老三就看哑子。

“你别看他，他一睡觉就像个死人。”

哑子不知道父亲在和弟弟说什么，笑着。

老三猛地推了一下哑子，把药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哑巴哑巴哑巴。”老三朝哑子皱起眉头，冲着哑子大声说：“你真是他妈的哑巴！”

哑子突然不笑了，望着老三发愣。

“让开。”老三对哑子说。

哑子不动。

老三推了一下哑子，过去给小红马喂药。

“抬起头。”老三拍拍小红马，大声对小红马说。一只手把小红马的马鬃死死抓住往下一拉，小红马的头就仰起来，嘴也就张开来，小红马的眼睛在那一刻瞪得像要掉出来，结果有一半药都洒在小红马的鼻子上。

刘玉山看着老三给小红马喂药。

“你慢点，马和人一样。”刘玉山说。

“你去取点水。”老三回头对哑子说。

哑子没动，他看看他的父亲。

“叫你去弄点水，你听见没？”老三比划一下又大声说。

哑子这回懂了，笑了笑，去给老三弄水。

“你对你哥凶什么？”刘玉山对三儿子说。

“全怨他！”老三说，用手拽拽马鬃让小红马老实一点。

哑子端来了水。

小红马一直很不安宁地瞪着蹄子。

“没事，吃了药就好了。”老三说，忽然对哑子笑了笑。他用破布片擦擦手，又比划着对哑子说：“以后什么事都不能靠你了，马死了要怨你。”

哑子笑了，用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抚摸小马。

这时院子里的那只小母鸡迈着轻快的步子进到马棚里来，在马棚的地上一啄一啄觅食吃。

“今天不会再下雨了吧？”老三对他的父亲说。

“不会下了。”刘玉山说。

“日头好，明后天要出芽了。”老三说。

“差不多，”刘玉山说，抬头看看天：“就是别再下。”

“太阳好，把草帘卷起来吧。”老三说。

“对。”刘玉山说。

哑子看着父亲和兄弟说话，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哑子一直笑着，哑子笑的时候总习惯咬着下嘴唇。

刘玉山和老三从马棚走出去。

刘玉山看看天：“我看不会下了吧。”

“可别下了。”老三说。

“给两天好太阳吧。”刘玉山说，朝屋里走，掉过头来又说：“叫你哥进屋吃饭。”

老三又返身进了马棚：“哑子，吃饭。”他对哑子做做手势。

吃饭的时候，刘玉山忽然又想起小红马来：

“待会儿给马弄几根胡萝卜吃。”

“为啥吃胡萝卜？”老三问父亲。

“吃了胡萝卜毛好。”坐在另一边的老二说，老二长得很像母亲。

这天早上的早饭是米粥，菜是一大盘麻油拌的枸杞头。一到春天，刘玉山的女人总要去坟地那边摘些枸杞头来给家人吃。“吃了下火。”刘玉山的女人对儿子们说。饭很快就吃完了，刘玉山和他的儿子们都抽起烟来。哑子也抽。老三忽然比划着对哑子说：“下菜窑里去，去取萝卜，”又伸出手比划给哑子看：“取四五根，四五根。”

哑子马上就懂了，他立起身从屋里出去。很快从菜窑里取来了胡萝卜。

刘玉山接过胡萝卜就又去了马棚，他把胡萝卜送到小红马嘴跟前，小红马却没有吃的意思，垂着头。

“真病了。”刘玉山拍拍小红马对站在身后的哑子说。又比划着告诉哑子：“马病了，让雨淋病了。”

哑子直瞪瞪地瞅着小红马。

2 春天真是个好季节，一切草啦树啦花啦都在这个季节苏醒过来。一阵阵温暖的风从南边吹来，把大朵大朵的云也从南边吹来，空气变得潮润润的。柳树在这个季节里变得一派金黄，但很快就要变得一派浓绿。杏树啊李树啊苹果树啊在这个季节里开出粉粉白白的花，如果不刮大风，到了秋天人们就可以收获大量的果子。

刘玉山的女人在自己的院子里干活儿。她看见自己男人正和别人站在门口不安地说话。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就都坐在门口的那棵去年秋天给雷劈倒的树上，他们一边说话一边抽烟。那棵横躺在地上的老树在这个春天里又从根部爆出了许多碧绿的嫩叶，一头不知道谁家的雪白的小羊在那里啃那些嫩叶子。

门口的那三个男人都很有心事的样子。

刘玉山的女人不停地做着自己手里的活儿，她把生了虫的绿豆摊开在院子里的地上让它们晒太阳。她四十八岁，皮肤有点黑，但皱纹不算多，她穿一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穿的灯芯绒衣服，脚上是一双一根带的黑布鞋，为了不让头发上落灰尘，她头上罩了一块儿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纱布。

她把绿豆不停地用一根棍拨来拨去，这样那些小虫子就给搅得飞起来。她已经把屋门给关严实了，这样那些小虫就飞不进屋子里去。她忧心忡忡地做着手里的活儿，心却不在活儿上。她的心一直在外边的男人那里，她这几天一直很担心，她很担心的事，她很怕发生的事发生了，她能从自己男人的神色里感到让人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

秧田里的稻种发芽情况很不好，可以说坏极了，四畦子的秧田里发出的秧苗零星星才不几棵，像秃子头上的头毛，刘玉山急得出来进去骂人。

“谁也别给我到秧田那边去！”刘玉山对家里的人说，他心里很毛。

“你到别人家秧田去看看……”刘玉山的女人小声对刘玉山说。

“是不是浸种的水太热？”刘玉山忽然问自己女人。

“你问我？你浸的种你问我？”刘玉山的女人说。

“不让你们去南房你们偏去。”刘玉山莫名其妙很恼火：“跟你们都说过，浸种的时候谁也别去南房你们谁也不听。”

“也许出得迟，明天再看看。”老三在一旁说。

刘玉山就不说话了。

每年一到育秧这几天，刘玉山就总是很紧张，内心有莫名的害怕。刘玉山根本就不信佛，但翻那片儿秧田地时，不知怎么心

里就总是默默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几天他在心里念得更勤了，秧田里稻种出秧的情况让他简直有点绝望了。他现在想是不是那天哑子跟自己去背稻种背错了，就到南房把放稻种的袋子找出来，放稻种的袋子是自家的袋子，蛇皮袋子上用红线缝了一个“山”字。

“我就不应该让哑子跟我去。”刘玉山说：“说不能说，道不能道。”

刘玉山说这话的时候刘玉山的女人就看看旁边的哑子。

哑子也感到家里像是出什么事了，他看着他的父亲。

“咱家出秧的事不许对外人讲。”刘玉山又说。

“没事说这干啥。”老二说。

“也许这号种就这样，出秧迟？”老三说。

刘玉山和别人一样，今年从种子站买的种子都是“丰收一号”，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从广播上知道了种子站今年推广的“丰收一号”产量高，耐倒伏，是很不错的品种。人们现在都挺相信广播。

“他妈的，现在什么都不能让人相信。”刘玉山说。

刘玉山这会儿知道不光光是自己家的秧田出了事了，住在刘玉山东边的刘玉山的表弟刘丙九和刘玉山的妹夫来和刘玉山说秧田的事了。他们不愿这种事让女人们知道，就忧心忡忡地坐在门口小声说话。

刘丙九愁得嘴上起了水泡。他今年种的水稻比往年都多，因为他把村里刘枝贵的地也弄了过来要种。刘枝贵这几年一直在外边经商，地有好几年不好好几种了。刘丙九和刘枝贵还签了一个合同，年底打了稻子要和刘枝贵三七分。刘丙九是种田的好手，但他想不到今年秧田会出这种麻烦事。

“到底咋球回事？”刘玉山说。

“那场雨不会有什么事吧。”刘丙九说。

“雨会有什么事？”刘玉山说。

“走吧，到你秧田去看看？”刘丙九站起身。

刘玉山就带妹夫和刘丙九到屋后去看自己的秧田去了。

三个男人就站在刘玉山的秧田边了，秧田旁边的排水沟里的薄水泛着微微的绿意，那些零零星星长出来的秧苗好像是一种对田地主人的讽刺。三个男人都不说话，都默默地抽烟，看着那零零星星的秧子都来气。

“他妈的。”刘玉山说。

“我的秧和你这儿一样。”刘丙九说。

“也这样？”刘玉山看看刘丙九。

“看看去？”刘丙九看看刘玉山。

“看看去。”刘玉山说。

“是不是种子会出毛病？”刘玉山的妹夫站在刘玉山身后边说。

刘玉山忽然蹲下身子，用手从秧田里抠出几粒种子，种子已经泡涨发黑了，他又换个地方抠了抠，抠出的种子也是黑的：“这还能发出芽子来！”

刘玉山把黑黑的烂种子拿给刘丙九看。

刘丙九把种子用手指拈了拈，放鼻子下闻闻：“坏了。”

这三个男人接着就又去了刘丙九家的秧田，刘丙九家的秧田也好不了多少，发黑的种子又被从秧田里抠出来，种子用手指一拈就挤出一股灰灰的汁水来。这三个愤怒的男人接着又去了刘玉山妹夫的秧田。那里的情况也一样。

“肯定是种子的事。”刘玉山说。

“再看看别人家的。”刘丙九说。

这天下午，几乎是所有的种稻的人家都知道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别人家的秧田和自己家的一样，都出了问题了。这个让人感到无比恐慌的秘密一旦不再是秘密，便变成了无比的愤怒。人们忽然都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都纷纷去邻居的秧田里去看，有人甚至去了邻村。邻村的秧田也和刘庄的一样，因为人们买的都是种子站的“丰收一号”。这些年，人们已经不再自己收藏种子，都习惯了去种子站买种子。

“操他妈的，往死坑人呢！”刘玉山一回到自己的家开口就骂。

他女人已经知道了秧田里是怎么回事了，她正在灶头忧心忡忡地做晚饭。

“又不是咱们一家……”刘玉山的女人想劝劝自己男人。

“今年就吃西北风吧。”刘玉山说。

“种子站还会出错？”刘玉山女人说。

“现在只有没生下来的小鸡巴孩子不会出错。”刘玉山说。

“你说种子站会不会赔？”刘玉山女人说。

“赔顶什么用，能赔节令？”刘玉山说。

这时老三从外边进来了。

西斜的阳光一条条地照进屋里来，屋里的光线柔和了许多。

老三在门口蹲了下来，他看着父亲的脸。刘玉山垂下脸，躲避外边射进来的光。看见父亲生气，老三就不敢说话，他可以听见母亲在灶台那边“啪啪啪啪”烙饼的声音，很快他闻到了薄荷的味道，他马上知道母亲是在烙薄荷饼。

“得想想办法了。”刘玉山忽然说。

“得重种？”老三说。

“那还用说！”当父亲的没好气。

“就怕一下子没处去弄种子。”老三说。

刘玉山不说话了，他也这么想。